

李白的《夏日山中》在他诸多的传世佳作中算不上脍炙人口,但从了解诗仙真实形象的角度,《夏日山中》应属诗仙真性情无矫饰的本色出场,所谓返璞归真。诗中李白消夏的情形是这样的:懒摇白羽扇,裸袒青林中。脱巾挂石壁,露顶洒松风。诗中有画(当然画面有些不忍直视):袒胸露腹的诗仙躺在树荫底下,懒洋洋地挥着羽扇,头巾之类的饰品胡乱挂在石壁上——浑然一副不再接受人间拘束的形象。有人说魏晋遗风犹在,我觉得叫“剪径赤松林”也未尝不可。如果把属于知识阶层标配的羽扇换作朴刀板斧,画面就能很自然地切换到“水浒”:哪里还有什么诗仙太白?林间分明横着一赤条条剪径大道耳!

没有空调设备的古人如何消暑?这的确是个问题。对此最有心得的可能是白居易,白老爷子有心归纳“白氏消暑法”,一首《何处堪避暑》其实是可以作为古人“消暑指导手册”的。譬如消暑的地方可选林间或者非阳光直射的高楼(何处堪避暑,林间背日楼),或者水面随风而行的舟上(何处好追凉,池上随风舟)。既然消暑避暑,还须保持恬淡的心境,一般表现为:睡到自然醒,饿了便吃饭,饱了再去玩,累了睡一觉,醒了来碗茶(日高饥始食,食竟饱还游。游罢睡一觉,觉来茶一瓯)。还不过瘾的话,那就把袜子脱了,把脚丫子放进溪流里,把头巾也解了,让山风拂过稀疏的头顶(脱袜闲濯足,解巾快搔头),消暑至此,才是真正的享受啊(从心至百骸,无一不自由)!

幸福总是相似的,想来也包括山中消暑。清代戏曲家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记录自己山中消暑的三年美好时光,事后怅然写道:“计我一生,得享列仙之福者,仅有三年。今欲续之,求为闰余而不可得矣。伤哉!”考察李渔的山中消暑,会发现与李白、白居易的消暑基本属于同题作业。李白属自拍摄影作品,白居易是多幕剧编剧,李渔则既是编导还是演员,并且在场景中加戏,譬如“裸着身体躲在荷花丛里跟妻女们捉迷藏”。《闲情偶寄·颐养部》中的描述是:“……或裸处乱荷之中,妻孥觅之不得……”这场面即使现在听来,也有凉风袭来心旷神怡的会意,果然是“极人世之奇闻,擅有生之至乐者矣!”

暂不说李渔消暑的体验,也不必夸大白老爷子消暑指导手册的作用,朝阴凉处走大概率是诗人们本能的心之所向。譬如陆游往山里去,山中有农事的野趣:城市方炎热,村墟乃尔凉。拂窗桐叶下,绕舍稻花香。(《六月山中凉甚,戴复古往庙里走,庙里有出尘的静:万松深处坐,六月午时凉。《慧力寺避暑》)杨万里是躲到乡下去,乡下有独到的风景:清明风日雨干时,草满花堤水满溪。童子柳阴眠正着,一牛吃过柳阴西(《桑茶坑道中》)。

话说古人消暑,无论是山中小林下,还是庙里乡村,此番种种,明朝诗人王整概括为:“信是人间无暑地,我来消暑又消闲(《消暑湾》)”。究其实质,消暑是末,消闲为本。诗中那些儒佛老庄皆为我用的“我”们,消暑纳凉是形而下的表征,消闲修心才是形而上的至道。白居易在唐宪宗元和十年的夏天拜访恒寂禅师后,得出“但能心静即身凉(《苦热题恒寂师禅室》)”的结论,他在《销暑》诗里总结消暑的“心法”:关键在于身处何地,而关心在何处!如果心除物役,那么暑热自消(热散由心静,凉生为室空),这或许是消暑的最高境界,身心的愉悦已经超越寻常的器物层面,进入更高的维度空间(此时身自得,难更与人同)。当然,此时白居易所说,古诗人所求,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消暑避暑。但能心静即身凉,是一种哲学,是一种智慧,是一种足以让我们深思的人生态度了。

有客人来我办公室,特别是有朋自远方来,到了午餐时间,我比较喜欢带朋友去吃面,方便快捷,而且有江南特色。朋友们面对满黑板的浇头餐牌,往往不知如何点单,我的第一建议就是加焖肉。焖肉的烹制水平高低也是和这家面馆的整体水平相一致的,因为汤品质是否出色和“汤汁”有关,汤汁就是烧煮焖肉留下的汤汁。服务员有时候还会问:“阿要再加块爆鱼?”此时朋友又迷惑了,怎么吃面还要加“鲍鱼”?哈哈,误会了!这是爆鱼,不是鲍鱼。爆鱼下油锅炸熟之后,褐色的爆鱼要浸在汤汁里,吃时再捞出,爆鱼放入面汤中,又增加了面汤的滋味。红汤

1974年我六岁的一天,妈妈带着我去四川北路一位田姓阿姨家里,听妈妈说那个田阿姨有一台钢琴,让我去弹一下曲子,如果她觉得合适的话,可能愿意把那台琴卖给我们。

虽然那时我已开始学习弹琴,但在当时的环境下,要买一台钢琴,太奢侈了,所以只能先在妈妈给我画的卡纸钢琴上练习,练习一个手的时候自己唱出每个音,练习两个手的时候,妈妈则会陪着我一起唱;有时候也会去借用亲友家的钢琴练习二三十分钟。当时的旧货店也有旧钢琴卖,但妈妈最终还是听取了其他同学琴小朋友家长的介绍,找到这位田阿姨,只是田阿姨有个条件:她必须先看到这位想要买琴的小朋友后才决定是不是卖她的钢琴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军魂 沈舜安 绘

面加焖肉再加爆鱼,这就是苏式面有名的“红二鲜”。江南地区,人们喜食爆鱼,除了作为面的浇头之外,还可以作为一道不错的冷菜,在一品砂锅里,爆鱼也是主打的食材。在上海的菜市场外,都会有一家店铺是专门卖爆鱼的。就在客人的面前,活杀青鱼,并当场在油锅里炸好,打包回家,价廉物美,是家庭餐桌上的一道很受欢迎的小菜。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和年轻人的口味,聪明的摊主们还推出了五香爆鱼、麻辣爆鱼、糖醋爆鱼、椒盐爆鱼。在饭店里,我们又经常会吃到“熏鱼”,有用青鱼做的,有用鲳鱼做的,也有用银鲳鱼做的,还有熏整塘。朋友们此时

就更迷惑了,看上去差不多的爆鱼和熏鱼,到底如何区分呢?有人这么解释:先炸后卤是爆鱼,先卤后炸是熏鱼。你同意吗?吴江蒋洪先生在《苏式熏鱼》一文引用了清曾懿《中馈录》中记载的五香熏鱼的制法,抄录如下:“法以青鱼或草鱼脂肪多者,将鱼去鳞和杂碎洗净,横切四分厚片,晾干水汽。以花椒及炒细白盐及白糖逐块抹擦,腌半日,即去其卤,再加绍酒、酱油浸之,时时翻动,过一日夜晒半手,用麻油煎好,捞

起。将花椒、大小茴香炒研细末,掺上,安在细铁丝罩上,炭炉内用茶叶、米少许烧烟熏之,不必过度。微有烟香气即得。但不宜太咸,咸则不鲜也。”我认为,“熏”是一种烹饪技法,而食品的烟熏处理工艺最早应该是出于防腐的目的,而现代保鲜方式多样且便捷,于是,“熏”就可有可无了。其实,不管是先炸后卤,还是先卤后炸,都是爆鱼。只有经过烟熏的爆鱼才能叫熏鱼,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,厨师们省略了“熏”的步骤,以至于大家就将两者混为一谈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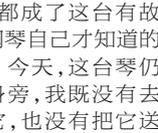
从前上海南京西路珠江饭店的招牌菜就是烟熏鲳鱼,至今让我念念不忘。

我的第一台钢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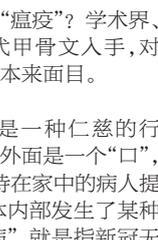
孔祥东

阿姨哭泣的样子,在给了她答应好的780块钱后,让舅舅们把身上带的钱都凑在一起,又多给了60块钱。就这样,我拥有了此生第一台钢琴。当这台有年份的钢琴搬进家,弹着左摇右摆吱吱作响的琴键,我高兴得手舞足蹈,妈妈摸着我的头说:“东东,太委屈你了,妈妈让你学琴,却让你弹这么差的琴。”我大声回应:“妈妈,我终于有自己的琴啦!只要能发出声音就好了,等我长大了一定会赢一个新钢琴回来!”因为这台钢琴,家里举债

依不舍。临别时,妈妈实在不忍心看到田阿姨哭泣的样子,在给了她答应好的780块钱后,让舅舅们把身上带的钱都凑在一起,又多给了60块钱。就这样,我拥有了此生第一台钢琴。当这台有年份的钢琴搬进家,弹着左摇右摆吱吱作响的琴键,我高兴得手舞足蹈,妈妈摸着我的头说:“东东,太委屈你了,妈妈让你学琴,却让你弹这么差的琴。”我大声回应:“妈妈,我终于有自己的琴啦!只要能发出声音就好了,等我长大了一定会赢一个新钢琴回来!”因为这台钢琴,家里举债



夜光杯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军魂 沈舜安 绘

军魂 沈舜安 绘

心静与身凉

鲁北明月



夜光杯

妈妈爱吃的菜

王惠

情有独钟了……

石

金玉明

七夕会

去年

新开张的

傅重出江湖,于是,让我有机会再次品尝了那著名的“烟熏鲳鱼”。“夏功夫”的这条烟熏鲳鱼,高师傅真的是下了功夫,当他亲自把这盘鱼端进包间时,一阵浓郁的烟熏香气就扑鼻而来。这条2斤重的鲳鱼,表皮银光粼粼,色泽呈红棕色,蘸以色拉酱汁入口,肉质肥厚细嫩,咸鲜甜可口,吃起来很有满足感。这是一道传统名菜,而烟熏鲳鱼蘸色拉酱,这也成为了海派经典名肴。我特意专门请教了高师傅,烟熏用的是什么木材?高师傅回答说用瓜子壳、果木屑、茶叶等都行。

夜光杯

甲骨文里的「瘟」与「疫」

顾建明

新冠病毒到底是“瘟”“疫”,还是“瘟疫”?学术界、医学界时有争论。本文从殷商朝代甲骨文入手,对“瘟”“疫”二字进行释义,试着解析其本来面目。先说“瘟”。甲骨文拓片21386“𤑔”,本义是一种仁慈的行为。古文字“𤑔”同“瘟”。字形构架:外面是一个“口”,里面是一个“人”,似“囚”字,如同给待在家中的病人提供食物。中医术语“病温”,是指人体内部发生了某种病状。近日媒体所说的“自限性疾病”,就是指新冠无症状感染者靠自身免疫抗体就能自行康复。“瘟”字《康熙字典》未收录,《汉字源流字典》也未收录,就连最具权威的《说文解字》《说文解字》同样未收录。为何?因为东汉许慎未曾看到过甲骨文,对“瘟”字也就不甚了解。查《语海》得知,“瘟”解读有二:一是轻状,谚语“温病不用医,出汗就吉利”。“温”通“瘟”,古代中医称“瘟病”为“温病”,得了春温、暑温、伏温的患者,只要出一身汗即可自愈;二是重状,谚语“瘟瘟困困黄,迟早见阎王”,说明得了瘟病的患者,精神萎靡不振需要治疗。再说“疫”。甲骨文“疫”字形有二:其一,甲骨文字学者王本兴著《甲骨文读本》(上中下三册),有甲骨文拓片HD-0181“疫”,字形构架:左边是竖写的虎形侧面,上面侧卧着一个病人,中间三点“水”表示病人因剧痛颤抖而大汗淋漓。从支,右边像一只手拿着棒槌在给病人敲打治疗,表示驱使“疫病”。宋《史载之指南方》:“凡疫毒刺者,毒气所传,一坊一境,家家户户,更相染易,无有不病。”其二,甲骨学者刘钊在《“澎湃新闻”上撰文:“甲骨文时代还没有‘疫’字,表示‘疫’的意思时,是借‘役’字为之的,也就是说甲骨文中的‘役’字用为‘疫’的……最左边的部分是像手持鞭子的形状。‘彳’既可以表示道路,也时常用作一种‘动态符号’……就是手持鞭子驱赶役使人的形象。”刘钊主编《新甲骨文编》(增订本)字典中,有甲骨文合集历组屯拓片3594“疫”。“疫,民皆疾也。”根据甲骨文字形释义得悉,“瘟”和“疫”是两种不同的病状:“瘟病”大多较轻,在家静养即可自愈,如阳性无症状感染者便是;“疫病”大多较重,需要隔离及药物治疗,如阳性确诊身体不适的感染者。古人得传染病须外出治疗,神奇的是,患者去空旷的农村居住后,症状基本上会自行消失,也不会传染给其他人,这是亿万年生命体质变化高度契合的一种自然净化现象,也是农村田野人口稀少的因素,故有俗语“大疫止于野”。甲骨卜辞“广疫”一词,或是传染病最早的历史记载。而今天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把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统称为“瘟疫”,它既包含了“瘟病”的成分,也包含了“疫情”的范畴。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传染病“典籍”,如东汉张仲景著《伤寒论》,明代吴有性著《瘟疫论》等。俗话说:大疫不过三年。新冠病毒肆虐已进入第三个年头,我们期盼它尽快终结,还人类一个安宁的世界。



夜光杯